

阮籍集

docsriver 文川网  
古籍书城  
入驻商家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阮籍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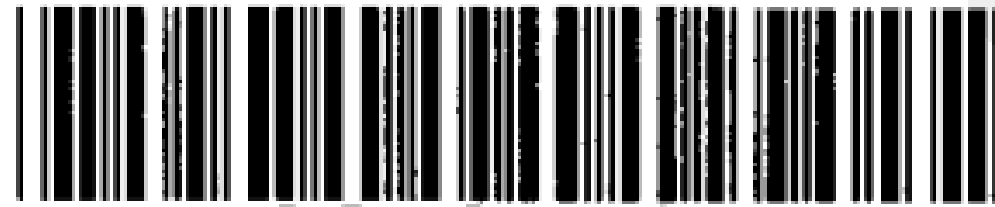


I 213.6/5

# 阮籍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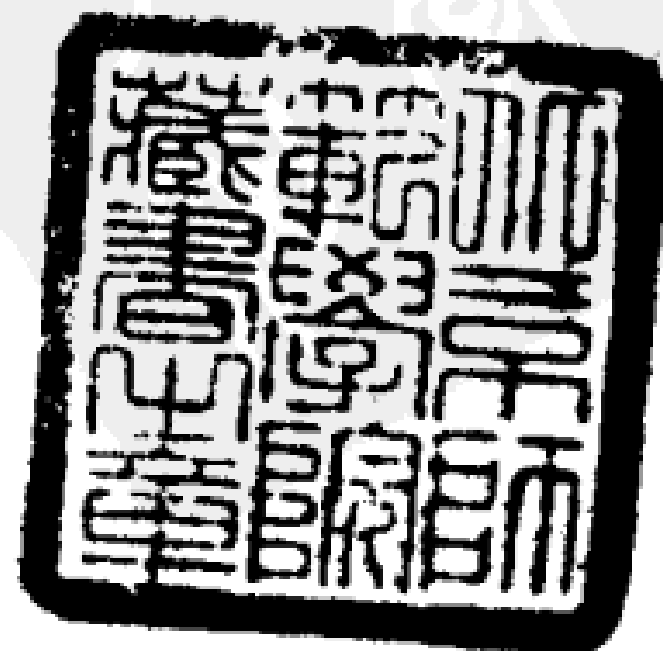
上海古籍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696682

696682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阮籍集

李志鈞 季昌華 校點  
柴玉英 彭大華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紹興路5號)

長沙書局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中華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4.75 字數 70,000

1978年5月第1版 1978年5月第1次印刷

統一書號: 10186·10 定價: 0.58元

##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編輯說明

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指出：「中國的長期封建社會中，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但是決不能無批判地兼收并蓄。」毛主席還指出，對於我國古代豐富的文化遺產，應該批判繼承、「古為今用」。遵照這一系列教導，我們編輯出版這套《中國古典文學叢書》，目的在於為一般研究工作者、大中學校教師和有關文化工作者提供一套比較系統的中國古典文學基本資料，以使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去進行分析研究，作為發展和繁榮社會主義新文化的借鑒和參考。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將有選擇地出版我國從先秦到鴉片戰爭時期較有代表性的重要文學作品，其中以詩文別集為主；少數著名的總集及影響較大的戲曲、小說也酌量收入。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根據不同情況分別採用前人舊注或集注，一般均作必要的校勘并加新式標點；有些書也將採用今人新注的形式。

我們的水平不高，缺少經驗，錯誤和不當之處在所難免，懇切地希望廣大讀者提出寶貴意見，以便改進工作。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七八年

## ✓ 出版說明

阮籍(公元二一〇——二六三年)，字嗣宗，陳留尉氏(今屬河南省)人，三國時魏的著名文學家，曾任步兵校尉等職，世稱阮步兵。在他的青少年時期，遭受漢末農民起義沉重打擊的世家豪族勢力又抬頭，並逐漸形成了以司馬氏集團為代表的世族地主壟斷政權的局面，政治黑暗腐朽，不但階級矛盾尖銳，而且地主階級的內部鬥爭也異常激烈，許多封建士大夫因反對司馬氏集團而遭到殺害。阮籍在自己的作品中，對當時的政治現實深表不滿，對維護世族地主統治的儒家禮教和刑法，也進行了批判。

他的文章以達莊論、大人先生傳等最為著名。這些文章，把提倡禮法的『君子』比作禪中之虱，明確地說：『今汝……坐制禮法，束縛下民，』『假廉以成貪，內險而外仁，』『竭天地萬物之至，以奉聲色無窮之欲，』『汝君子之禮法，誠天下殘賤亂危死亡之術耳。』他揭露那些『君子』口談仁義道德，內心貪婪陰險，並把他們所制定的禮法斥為殘酷而下賤的東西，是束縛人民以滿足其無窮貪欲的工具。其實這也是對世族統

## 治集團的譴責。

他的詩歌以詠懷詩八十二首爲代表，其中除批判儒生的『洪生資制度』等篇章外，多以隱約的言辭，象徵的手法，表現其憂憤時政之情，從側面對世族統治集團的腐朽荒淫加以諷刺。這些作品在五言詩的發展過程中有其一定地位，唐代陳子昂、李白等人的詩歌創作都會受其影響。

由于階級的局限，阮籍雖然不滿世族統治集團，但對封建制度本身却是擁護的；而且，他也不敢正面與司馬氏集團鬥爭，而是採取消極的態度。晉書阮籍傳說：『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爲常。』因此，他在哲學上是屬於老莊一系的。他的那些對當時政治現實和封建禮法具有批判意義的文章，也突出地宣揚了道家的虛無主義。他刺譏時政的詩，不但寫得十分隱晦，以致『百代之下，難以情測』（見文選李善注），而且散布了大量的消極出世思想。他批判禮教，是因爲見禮教已爲世族集團所利用，以爲這是『褻黷了禮教，不平之極，無計可施，激而變成不談禮教，不信禮教，甚至于反對禮教』，但其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禮教，當作寶貝』（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所以，他批判儒家禮教

是不徹底的。

阮籍的詩文集，原爲十三卷，到隋代只存十卷，至唐代只存五卷；宋代又有十卷本阮籍集出現，但是否卽隋世所見則不可知。據明代萬曆年間陳第編的世善堂書目，他尙藏有十卷本阮籍集；後亦亡佚。在通行的明刻阮籍集中，以嘉靖間陳德文、范欽刻二卷本阮嗣宗集爲最早。上卷文，下卷詩。詩的部分錄自正德時編刊的漢魏詩集；文的部分似亦爲明人據阮籍集殘帙並掇拾總集所收籍文而編成，頗多脫訛，遠非本來面目。萬曆、天啓間汪士賢輯刻漢魏諸名家集本阮嗣宗集卽自此出。又有天啓、崇禎間張燮編七十一家集中的六卷本阮步兵集，自稱曾見舊寫本阮籍集，增入了二卷本未收文數篇，但于其他諸篇，頗多臆改及增竄，反不如二卷本；其詩歌部分，則大抵錄自古詩紀。明末張溥輯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阮步兵集卽自張燮本出。至正德時，李夢陽序刊本阮嗣宗詩一卷，序稱『今以故所抄籍詠懷詩八十篇刊諸此，訛缺姑仍之』，與漢魏詩集所收阮籍詩在文字上頗有出入，因其不妄自增改，頗有優於漢魏詩集者。現以陳、范刊本爲底本，校以汪士賢本、張燮本、張溥本阮集，李夢陽序刊本阮詩、漢魏詩集、古詩紀、漢魏詩乘中所收阮籍詩，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中所收阮籍文以

及文選、玉臺新詠、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等，整理出版，供讀者閱讀。

一九七八年四月



# 目錄

## 刻阮嗣宗集敘

## 阮嗣宗集卷上

東平賦	三
首陽山賦	八
鳩賦	九
獼猴賦	一一
清思賦	一三
元父賦	一八
通易論	二〇
通老論	二九

目錄

---

達莊論	三〇
樂論	三九
附：樂論佚文	五一
奏記詣太尉蔣濟	五一
奏記詣曹爽	五三
答伏羲書	五五
附：伏羲與阮籍書	五七
與晉王薦盧播書	六二
大人先生傳	六三
爲鄭冲勸晉王牋	七九
搏赤猿帖	八一

一

老子贊……………八一

孔子誄……………八二

吊□公文……………八二

### 阮嗣宗集卷下

詠懷詩……………八三

其一……………八三

其二……………八三

其三……………八四

其四……………八四

其五……………八五

其六……………八五

其七……………八六

其八……………八六

其九……………八七

其十……………八七

其十一……………八八

其十二……………八九

其十三……………八九

其十四……………九〇

其十五……………九〇

其十六……………九一

其十七……………九二

其十八……………九二

其十九……………九三

其二十……………九四

其二十一……………九五

其二十二……………九五

其二十三	九六
其二十四	九七
其二十五	九八
其二十六	九八
其二十七	九九
其二十八	一〇〇
其二十九	一〇〇
其三十	一〇一
其三十一	一〇一
其三十二	一〇二
其三十三	一〇三
其三十四	一〇三
其三十五	一〇四
其三十六	一〇四

其三十七	一〇五
其三十八	一〇五
其三十九	一〇六
其四十	一〇七
其四十一	一〇七
其四十二	一〇八
其四十三	一〇八
其四十四	一〇九
其四十五	一〇九
其四十六	一一一
其四十七	一一三
其四十八	一一三
其四十九	一一三
其五十	一一三

目錄

其五十一…………… 一三  
 其五十二…………… 二四  
 其五十三…………… 二四  
 其五十四…………… 二五  
 其五十五…………… 二六  
 其五十六…………… 二七  
 其五十七…………… 二七  
 其五十八…………… 二八  
 其五十九…………… 二九  
 其六十…………… 二九  
 其六十一…………… 三〇  
 其六十二…………… 三二  
 其六十三…………… 三三  
 其六十四…………… 三三

其六十五…………… 三三  
 其六十六…………… 三三  
 其六十七…………… 三四  
 其六十八…………… 三四  
 其六十九…………… 三五  
 其七十…………… 三六  
 其七十一…………… 三七  
 其七十二…………… 三七  
 其七十三…………… 三八  
 其七十四…………… 三九  
 其七十五…………… 三九  
 其七十六…………… 三〇  
 其七十七…………… 三〇  
 其七十八…………… 三一

其七十九	……	一三
其八十	……	一三
其八十一	……	一三

---

其八十二	……	一三
詠懷	……	一四
詩	……	一六

## 刻阮嗣宗集叙

吉人陳德文著

世恆言阮嗣宗處魏、晉之交，身仕亂國，而不罹禍囚，志存刺譏，而文多隱避，抱經綸之技，懷康濟之能，一不見試以死，曰：『嗟乎籍！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以明哲而遠害也。』

方司馬氏之替魏也，上陵下夷，逆騁變作。功材巧慧，糜爵食于傾危；俊父豪賢，炳神鑒于繒繳。籍白眼睨俗，非苟祿之子雲；孤嘯離羣，恥獻言之谷永。辭婚之醉，械默以自容；步兵之除，矜肆而甘寂。究其略遺法禮，若取譏于當時；稽其詞命玄幽，寔不撓乎物論。惡如師、昭，且優與而保持之矣。

吾往讀嗣宗諸文辭，率激烈慷慨。其心憤，故其行危；其道忠，故其旨遠。是以疾之者雖如讎，而聞之者無以罪。箕子之『明夷』，南容之免患，無亦嗣宗之儔擬非邪！昔之君子，蓋有遇匪其時，而不免于說難，用違其義，而終殞于結纓。豈其制行與道願反在嗣宗下哉？抑諸嗣宗見定而智明，機微而迹遜，其愚蓋不可及也已。彼絕交

之書，竟于賈禍；廣畿之疏，適以亡身。則夫縱酒酣昏，遺落世事，知非嗣宗之得已也。

今覽其詠懷八十一篇，語莊義密，曲高和寡，脫駕于東陵，寓言乎子晉，怨凝楚畹，心結首陽，惻怛鬱沈，和平婉順，庶幾『哀而不傷』者。百世之下，信『難以情測』也！計籍不死，必不勸進晉王，必恥仕司馬氏，乃管幼安、王偉元其優爲者。雖然，律之中行則病矣。要諸可與進取而有所不爲者。

大梁舊刻籍詩，南來少傳。郡伯鄞范子取而刻之宜春。嘉靖二十二年癸卯夏五月朔。

# 阮嗣宗集卷上

魏步兵校尉阮籍撰 鄞范欽、吉陳德文校刊

## 東平賦

夫九州有方圓，九野有形勢。區域高下，物有其制。開之則通，塞之則否，流之則行，壅之則止。崇之則成丘陵，汙之則爲藪澤。逶迤漫衍，繞以大壑。及至分之國邑，樹之表物。四時儀其象，陰陽暢其氣，傍通迴盪，有形有德（一）。雲升雷動，一叫一默。或由之安，一作觀。乃用一作由。期一作斯。惑。一作或。

若觀夫隅隈之缺，幽荒之塗，忽漠之域（二），窮野之都，奇偉譎詭，不可勝圖。乃有徧遊之士，浩養之雅，凌驚飈，躡浮霄，清濁俱逝，吉凶相招。是以伶倫遊鳳於崑崙之陽，鄒子喻溫於黍谷之陰，伯高登降於尙季之上，羨門逍遙於三山之岑。上敖玄圃，下遊鄧林。鳳鳥自歌，翔鸞自舞。嘉穀蕃殖，匪我稷黍。

其阨陋則有橫術之場，鹿承之墟（三），匪脩潔之攸麗，于穢累之所如。

西則首仰阿、甄，傍通戚、蒲，桑間、濮上，淫荒一作風。所廬。三晉縱橫，鄭、衛紛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數。豪俊凌屬，徒屬留居。是以強禦橫於戶牖，怨毒奮於牀隅，仍鄉一作渺。飲一作欲。而作慝，豈待久而發諸？士疑缺。惟中，劉王是聚。高危臨城，窮川帶宇。叔氏婚族，實在其涓。背險向水，垢汙多私。是以其州閭鄙邑，莫言或非，殫情戾慮，以殖厥資。

其土田則原壤蕪荒，樹藝失時，疇畝不辟，荆棘不治，流潢餘漭，洋溢靡之。東當三齊，西接鄒魯，長塗千里，受茲商旅。力間爲率，音帥。師使以輔，驕僕織邑，於焉斯處。川澤捷徑，洞庭、荆楚。遺風過缺。〔四〕，是徑是宇；由而紹俗，靡則靡覩。〔五〕。非夷罔式，導斯作殘。是以其唱和矜勢，背理向姦，向氣逐利。〔六〕，因一作囚。畏惟愆。

其居處壅翳蔽塞，窅邃弗章，倚以陵墓，帶以曲房。是故居之則心昏，言之則志哀，悸罔徙易，靡所寤懷。

其外有濁河縈其澹，清濟盪其樊。其北有連岡，崦嵫崎嶇，山陵崔巍，雲電相干，長風振厲，蕭條大原。〔七〕。其南則浮汝湛湛，行潦成池，深林茂樹，蓊鬱參差，羣鳥翔天，百獸交馳。

雖黔首之不淑兮，黨山澤之足彌？古哲人之微一作攸。貴兮，好政教之有儀。彼玄眞之所寶兮，樂寂寞之無知。咨閭閻之散感兮，因回風以揚聲。瞻荒榛之蕪穢兮，顧

東山之葱青。甘丘里之舊言兮，發新詩以慰情。

信嚴霜之未滋兮，豈丹木之再榮？北門悲於殷憂兮，小弁哀於獨誠。鷗端一而慕仁兮，何淳朴之靡逞？彼羽儀之感志兮，矧伊人之匪靈！時憊悃以遙思兮，飈飄緇以欲歸。欽丕遊於陵顛兮，舉斯羣而競飛。物脩一作循。化而神樂兮，寧遐觀之可追！

乘松舟以載險兮，雖無維而自繫。騁驂騶於狹路兮，顧蹇驢而弗及。資章甫以遊越兮，見犀光而先入。被文繡而賈戎兮，識旃裘之必襲。奉淳德之平和兮，孰斯邦之可集？將言歸於美俗兮，請王子與俱遊，漱玉液之滋怡兮，飲白水之清流。遂虛心而後已兮，又何懷乎患憂？

重曰：嘉年時之淑清兮，美春陽以肇夏。記思飈而載行兮（八），因形骸以成駕。遵間維猶言坤維。而長驅兮，問迷罔於苑風。玄雲興而四周兮，寒雨淪而下降。忽一寤而喪軌兮，蹈空虛而遂征。扶搖蔽於合墟兮，咸池照乎增城。欣煌熠之朝顯兮（九），喜太陽之炎精。測虛舟以遑思兮，聊逍遙於清溟。謹玄真之謚訓兮，想至人之有形。

繡靡覩其紛錯兮，慮彌遠而度逼。並旋軫於畎澮兮，若空桑之可卽。言淫衍而莫止兮，心綿綿而未息。集舒一作書。誥以鑒戒兮，賜一作悵。衆誨之難測。神遙遙以抒歸

兮，畏雙環之在側。咨禽鳥之不羣兮，悼悠悠之無極。感藜藿之易脩兮，攝左右之相譽。懼從風而永去兮，託顛頊於鮒隅。雖琴瑟之畢存兮，豈聲曲之復舒？慮遨遊以覲奇兮，彼上騰其焉如？

紛掩曖以亂錯兮，漫浩漭而未靜。理都繆而改據兮，竦端委而自整。制規矩以儀衡兮，占我龜以觀省。眺茲輿之所徹兮，寔斯近而匪遠。豈三年之無問兮，將一往而九反。

顧杲日之初開兮，馳曲陵而飾容。時零落之飄颻兮，試枯苑之必從。釋遼遙之闊度兮，習約結之常契。巡襄城之間收兮，誦純一之遺誓。被風雨之沾濡兮，安敢軒翥而遊署？竊悄悄之眷貞兮，泰恬淡而永世。豈淹留以爲感兮，將易乎殊方〔三〕？乃擇高以登栖兮，永欣欣而樂康。

校勘記

〔一〕『有形有德』，汪士賢本（以下稱汪本）、張燮本（以下稱燮本）、張溥本（以下稱張本）同；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中阮籍文（以下稱嚴本）作『有刑有德』，誤。此『德』作素質解，非指恩德。

〔二〕『忽漠』，汪本同；變本作『勿漠』。

〔三〕『鹿承』，汪本同；變本、張本、嚴本作『鹿豕』。

〔四〕『過缺』，汪本同；變本、張本作『過焉』。

〔五〕『靡則靡覩』，汪本、張本、變本、嚴本作『靡則靡觀』。案，此與上文『是徑是字』爲偶句，同韻，作『覩』是。

〔六〕『向氣』，汪本同；變本、張本作『尙氣』。

〔七〕『大原』，汪本、變本、張本、嚴本皆作『太原』，誤。此賦描繪東平情狀，與太原無涉。

〔八〕『託』，汪本、變本、張本、嚴本皆作『託』。

〔九〕『煌熠』，原本於『熠』下有『一作熠』三字小注，汪本同。案，『熠』下不當有此小注，疑正文原作『熠煌』，此

爲『煌』字下注，蓋『耀煌』一本作『耀耀』（清思賦卽有『耀耀』一詞）。嚴本小注作『一作耀』，恐係臆改。

〔一〇〕『易乎殊方』，汪本同；變本、張本、嚴本『易』下有『貌』字，與上下文意不相連屬，當係明人臆增。此『易』

字猶言遷徙。

### 首陽山賦

正元元年秋，余尙爲中郎，在大將軍府；獨往南牆下，北首陽山，賦曰：

在茲年之末歲兮，端旬首而重陰。風颺回以曲至兮，雨旋轉而纖襟。蟋蟀鳴乎東房兮，鶉鳩號乎西林。時將暮而無儔兮，慮悽愴而感心。

振沙衣而出門兮，纓委絕而靡尋。步徙倚以遙思兮，喟歎息而微吟。將脩飭而欲往兮，衆齷齪而笑人。靜寂寞而獨立兮，亮孤植而靡因。懷分索之情一兮，穢羣僞之射眞。信可實而弗離兮，寧高舉而自儼。

聊仰首以廣頰兮，瞻首陽之岡岑。樹藜茂以傾倚兮，紛蕭爽而揚音。下崎嶇而無薄兮，上洞徹而無依。鳳翔過而不集兮，鳴梟羣而並棲。颺遙逝而遠去兮，二老窮而來歸。——寔囚軋而處斯兮，焉暇豫而敢誹？嘉粟屏而不存兮，故甘死而採薇。彼背殷而從昌兮，投危敗而弗遲。此進而不合兮，又何稱乎仁義？

肆壽夭而弗豫兮<sup>(一)</sup>，競毀譽以爲度。察前載之是云兮，何美論之足慕？苟道求之在細兮，焉子誕而多辭？且清虛以守神兮，豈慷慨而言之<sup>(三)</sup>！

## 校勘記

〔二〕『天』，原本誤作『天』，據汪本、變本、張本改。

〔三〕『豈慷慨而言之』句下，嚴本尙有『託言于夷、齊，其思長，其旨遠』十一字正文，與上文全不銜接。案，原本及汪本於篇末有一段評語，作小字旁注：『嗣宗當魏、晉交代，志鬱黃屋，情結首陽，託言于夷、齊，其思長，其旨遠，其詞隱。』嚴本誤以其中三句，闌入正文。又，此段評語，並無價值，今刪。其他無價值評語亦刪，不再出校。

## 鳩賦

嘉平中得兩鳩子，常食以黍稷，後卒爲狗所殺，故爲作賦。

伊嘉年之茂惠，洪肇恍惚以發蒙。有期緣之奇鳥，以鳴鳩之攸同。翔彫木以胎隅，寄增巢於裔松。噏雲霧以消息，遊朝陽以相從。曠踰旬而育類，嘉七子之脩容。

始戢翼而樹羽，遭金風之蕭瑟。既顛覆而靡救，又振落而莫弼。陵桓山以徘徊，臨舊鄉而思入。揚哀鳴以相送，悲一往而不集。終飄搖以流離，傷弱子之悼栗。何依恃以育養？賴兄弟之親戚。

背草萊以求仁，託君子之靜室。甘黍稷之芳餼，安戶牖之無疾。潔文襟以交頸，坑輩麗之艷溢〔二〕。端妍姿以鑒飾，好威儀之如一。聊俛仰以逍遙，求愛媚於今日。何飛翔之羨慕？願投報而忘畢。

值狂犬之暴怒，加楚害於微軀。欲殘沒以糜滅，遂捐棄而淪失。

### 校勘記

〔二〕『坑』，變本作『抗』。『輩麗』，汪本同，變本、張本、嚴本作『華麗』，誤。此『麗』作配偶解，與左傳『鳥獸猶不失儷』之『儷』音義皆同。『輩麗』猶言伴侶。



## 獼猴賦

昔禹平水土，而使益驅禽。滌蕩川谷兮，櫛梳山林。是以神姦形於九鼎，而異物來臻。故豐狐文豹釋其表，間尾騶虞獻其珍，夸父獨鹿被其豪，青馬三騅棄其羣；此以其壯而殘其生者也。

若夫熊狙之遊臨江兮，見厥功以乘危。夔負淵以肆志兮，揚震聲而缺皮。處閒曠而或昭兮，何幽隱之罔隨？鼯畏逼以潛身兮，穴神丘之重深，終或餌以求食兮，焉鑿之而能禁？誠有利而可欲兮，雖希覲而爲禽。故近者不稱歲，遠者不歷年；大則有稱於萬年，細者爲笑於目前。

夫獼猴直其微者也，猶繫累於下陳。體多似而匪類，形乖殊而不純。外察慧而內無度兮，故人面而獸身。性褊淺而干進兮，似韓非之囚秦。揚眉額而驟呻兮，似巧言而僞眞。藩從後之繁衆兮，猶伐樹而喪鄰。整衣冠而偉服兮，懷項王之思歸。耽嗜慾而眇視兮，有長卿之妍姿。舉頭吻而作態兮，動可增而自新。沐蘭湯而滋穢兮，匪宋朝之媚人。終蚩弄而處繼兮，雖近習而不親。多才伎其何爲？固

受垢而貌侵。姿便捷而好技兮，超超騰躍乎岑岵〔七〕。既缺東避兮，遂中岡而被尋。

嬰徽纏以拘制兮，顧西山而長吟。緣榱桷以容與兮，志豈忘乎鄧林？庶君子之嘉惠，設奇視以盡心。且須臾以永日，焉逸豫而自矜？斯伏死於堂下，長滅沒乎形神。

### 校勘記

〔一〕『細者』，汪本同；變本、張本作『細者則』，誤。

〔二〕『內無度』，各本同。藝文類聚九十五、初學記二十九引，皆無『內』字。

〔三〕『獸身』，原本及汪本、變本、張本作『獸心』，據藝文類聚九十五、初學記二十九所引改。

〔四〕『驟呻』，汪本、變本同，藝文類聚九十五引作『驟呻』。

〔五〕『眄視』，原本及汪本誤作『盼視』，據藝文類聚九十五所引改。

〔六〕『長卿』，原本及汪本皆誤作『長鄉』，據藝文類聚九十五所引及變本改。

〔七〕『超超』，汪本同；變本作『超超』。

## 清思賦

余以爲形之可見，非色之美；音之可聞，非聲之善。昔黃帝登仙於荆山之上，振咸池於南脫之岡，鬼神其幽，而夔牙不聞其章；〔一〕女娃耀榮於東海之濱，而翩翻於西山之旁；〔二〕林石之隕從，而瑤臺不照其光。是以微妙無形，寂寞無聽，然後乃可以覩窈窕而淑清。故白日麗光，則季后不步其容；鐘鼓聞鈴，則延子不揚其聲。

夫清虛寥廓，則神物來集；飄飄恍惚，則洞幽貫冥；冰心玉質，則激潔思存；〔三〕恬淡無慾，則泰志適情。伊衷慮之適好兮，又焉處而靡逞？寒風邁於黍穀兮，誨子而遊鶉。申孺悲而母歸兮；〔四〕吳鴻哀而象生。茲感激以達神，豈浩漭而弗營？志不覲一作凱而神正，心不蕩而自誠。固秉一而內脩，堪奧止之匪傾；〔五〕惟清朝而夕晏兮，指濛汜以永寧。

是時羲和旣頽，玄夜始扃。望舒整轡，素風來征。輕帷連颺，華茵肅清。彭蚌微吟，螻蛄徐鳴。望南山之崔巍兮，顧北林之葱菁。大陰潛乎後房兮，明月耀乎前庭。迺申展而缺寐兮，忽一悟而自驚。焉長靈以遂寂兮，將有歎乎所之。意流盪而改慮

兮，心震動而有思。若有來而可接兮，若有去而不辭。嗟博賤而失庚〔七〕，情散越而靡治。豈覺察而明眞兮？誠雲夢其如茲。

驚奇聲之異缺兮〔七〕，鑑殊色之所斯〔八〕。開丹桂之琴瑟兮〔九〕，聆崇陵之參差。始徐唱而微響兮，情悄慧以倏蛇。遂招雲以致氣兮，乃振動而大駭。聲颺颺以洋洋，若登崑崙而臨西海；超遙茫渺，不能究其所在。

心瀼瀼而無所終薄兮，思悠悠而未半。鄧林瘴於大澤兮，欽邳悲於瑤岸。徘徊夷由兮，猗靡廣衍。遊平圃以長望兮，乘脩水之華旂。長思肅以永至今兮，滌平衢之大夷。循路曠以徑通兮，辟閨闥而洞闡。

羨要眇之飄遊兮，倚東風以揚暉。沐消淵以淑密兮〔一〇〕，體清潔而靡譏。厭白玉以爲面兮，披丹霞以爲衣。襲九英之曜精兮，珮瑤光以發微〔一一〕。服儵煜以繽紛兮，絳衆采以相綏。色熠熠以流爛兮，紛雜錯以葳蕤。象朝雲之一合兮，似變化之相依。

麾常儀使先好兮，命河女以胥歸。步容與而特進兮，眄兩楹而升墀。振瑤谿而鳴玉兮，播陵陽之斐斐。蹈消澗之危跡兮，躡離散之輕微。釋安朝之朱履兮，踐席假而集帷。敷斯來之在室兮，乃飄忽之所晞。馨香發而外揚兮，媚顏灼以顯姿。清言竊其

如蘭兮，辭婉婉而靡違。託精靈之運會兮，浮日月之餘暉。假淳氣之精微兮，幸備燕以自私。願申愛於今夕兮，尙有訪乎是非！

被芬芳之夕暢兮，將暫往而永歸。觀悅懌而未靜兮，言未究而心悲。嗟雲霓之可憑兮，翻揮翼而俱飛。棄中堂之局促兮，遺戶牖之不處。帷幕張而靡御兮，几筵設而莫輔。一作拊。

載雲輿之奄靄兮，乘夏后之兩龍。折丹木以蔽陽兮，竦芝蓋之三重。翩翼翼以左右兮，紛悠悠以容容。瞻朝一作雲霞之相承兮，似美人之懷憂。采色雜以成文兮，忽離散而不留。若將言之未發兮，又氣變而飄浮。若垂髦而失鬣兮，飾未集而形消，目流眄而自別兮，心欲來而貌遼。紛綺靡而未盡兮，先列宿之規矩。時黨莽而陰曠兮，忽不識乎舊宇。

邁黃妖之崇臺兮，雷師奮而下雨。內英哲與長年兮，咎離倫與膺賈二六。摧魍魎而折鬼神兮，直徑登乎所期。歷四方而縱懷兮，誰云顧乎或疑？超高躍而□□兮二七，至北極而放之。援間維以相示兮，臨□門而長辭二八。既不以萬物累心兮，豈一女子之足思？

校勘記

〔一〕『章』，原本作『童』，下有『一作章』三字小注。案，核以上下文意及所用之韻，以作『章』爲是；今逕改作『章』。

〔二〕『西山』，原本及汪、變、張諸本皆作『洪西』，義不可通；據文選三十一江淹擬阮步兵詠懷李善注所引改。女娃及西山事見山海經北山經。又，『翩翩』，文選李注引作『翩翩』。

〔三〕『激潔』，汪本同；變本、張本作『皦潔』。案，此『激』字通作『微』。玉篇：『微，要也，求也。』

〔四〕『申孺悲而母歸』，汪本、變本、張本同；嚴本『母』作『毋』，誤。『申孺』指申喜。申喜悲而母歸，事見呂氏春秋精通。

〔五〕『奧止』，汪本、變本、張本、嚴本皆作『粵止』。

〔六〕『嗟博賤而失庚』，汪本同；變本作『心恍惚而失度』，當係明人臆改。又，『博賤』，原本『博』下有『或作博』三字小注，汪、嚴本同（嚴本改注文之『博』爲『博』，二字實同）。案，『博』下不當有此注，疑此實『賤』下注文，而正文之『博』乃『博』字之誤；蓋『博』字於刊本中頗有誤作『博』者。博博，憂也，見爾雅釋訓。

〔七〕『異缺』，汪本同；變本、張本作『異造』。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八〕『所斯』，汪本、變本、張本、嚴本皆作『在斯』。

〔九〕『丹桂』，汪本同；變本、張本作『丹山』。

〔一〇〕『消淵』，汪本同；變本、張本、嚴本皆作『涓淵』。

〔一一〕『發微』，各本同，太平御覽三百八十一引作『發輝』。

〔一二〕『帷幕』，原本誤作『惟幕』，據汪、變、張諸本改。

〔一三〕『鬻』，原本誤作『箭』，據汪、變、張諸本改。

〔一四〕『流眄』，原本及汪、變、嚴本皆作『流盼』。案，此詞當作『流眄』，爲『轉眼貌』，見文選張衡西京賦薛綜注；今改正。又案，以下諸篇中，『流眄』亦誤作『流盼』，皆一併改正，不再出校。

〔一五〕『黨莽』，原本作『口莽』，據汪本補『黨』字。變本『黨』作『儻』。

〔一六〕『膺賈』，各本同，疑爲『贗賈』之誤。蓋『贗』字俗作『贗』，與『膺』形近，易於相混。

〔一七〕『口口』，汪本作『驚口』，張本作『疾驚』。

〔一八〕『口門』，汪本同，變、張本作『寒門』。



## 元父賦

吾嘗遊元一作元。父，登其城，使人愁思。作賦以詠之二，言不足樂也。

元父者，九州之窮也三，先代之幽虛者也。故其地郭卑小局促三，危險不遐。其土田則汗除漸淤，泥涅槃滂。方池邊屬兮，容水滂沱。穢菜惟產兮，不食實多。地下沉陰兮，受氣匪和。大陽不周兮，植物靡嘉。故其人民頑嚚檮杌，下愚難化。

其區域壅絕斷塞四，分迫旋淵。終始同貫，本末相牽；疇昔訖今，曠世歷年。鉅野瀦其後，窮齊盡其前五。眀澮不暢，垢濁寔臻。不肖羣聚，屋空無賢。故其民放散肴亂，藪竄澤居，比跡麋鹿，齊志豪彊六。是以其原壤不辟，樹藝希疏，莧葦彌阜，蚊蚩慘膚也。

于其遠險，則右金鄉而左高平，崇陵崔巍，深溪崢嶸，美類不處，熊虎是生。故人民被害嚼齧，禽性獸情。彌之近阻七，則鳴鳩陰其前，曲城發其後，鴟梟羣翔之可悼，豈有志於須臾八？故其人民狼風缺氣九，整電無厚。南望春申，東瞻孟嘗，表界薛邑，境邊山陽，逆旅行舍，姦盜所藏。北臨平陸，齊之西封，捷徑燕趙，逃齒逍遙一〇。